

契诃夫小说选集

打賭集



新文艺出版社

契訶夫小說選集二十七

打 賭 集

汝 龍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 9 5 8 •

A. Chekhov

The Bet, etc.

The Tales of Chekhov

根据 William Heinemann

英譯者 Constance Garnett

契訶夫小說選集

1—27

[俄]安東·契訶夫著

汝 龍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1622

开本 787×1092 1/29 印張 89 8/29 插頁 27 字數 2,481,000

1958年3月第1版

195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,000 定价(6) 16.70 元



關於契訶夫的幾句話^①

奧爾迦·克尼碧爾

我所認識的契訶夫，是在一生中最後六年裏的契訶夫——身體越來越弱，精神却越來越強，明知自己的身體由於『上帝把桿狀細菌放進我身體裏來了』而日漸衰弱，可是他對病體採取了一種非常樸素、聰明、美麗的態度。

那六年生活留給我的印象是動盪不安，東奔西跑，如同海洋上的海鷗一樣，不知道停在哪儿才好；他父親去世，梅里赫沃^②出售，他的著作賣給瑪爾克斯，在雅爾達附近買下土地，修造房屋，開闢花園，同時又強烈的思念莫斯科，思念那邊的新興的、新奇的戲劇運動，不斷的在

① 根據 Letters of Anton Pavlovich Tchekhov to Olga Leonardovna Knipper (Chatro

& Windus, London, 一九二六年) 卷首的英譯文譯成，英譯者是 Constance (Arnett. 作者

是契訶夫夫人——中譯者。

莫斯科和雅爾達之間奔波（在他看來，雅爾達已經像是監獄了），結婚，極力想在他十分喜愛的莫斯科附近找一塊土地，他的夢想總算實現了一部分（得到醫生許可，可以在俄羅斯中部度過冬天），渴望沿着北方河流旅行，到索洛夫基去，到瑞典和挪威去，到瑞士去，臨死以前在巴登維勒黑樹林裏生出最後一個夢想，希望取道意大利回到俄羅斯去（意大利的繽紛的彩色、活躍的生活，尤其是音樂和花卉，吸引了他）——所有那些紛擾、那些夢想，到一九〇四年七月二日，都在他的一句話裏結束了：“Ich Sterbe.”^②

這六年當中他的內心生活非常充實、豐富、有趣、複雜，因此身體的瓦解和不舒適反倒不在心上了。我們找房的運氣很不好，消磨暑假的運氣也不好——例如在一九〇二年，由於我害病，契訶夫不得不放棄他所希望的旅行，只沿着伏爾加河用半個月的工夫旅行到彼爾木爲止，這個暑假的其餘日子不得不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莊園上度過，那一家人正好出國去了，承他們好心，租給我們一幢小房子；一九〇三年我們本來決定到瑞士去，可是莫斯科的炎熱使他不願意去坐悶熱的火車旅行，我們就愉快的坐着馬車到茲維尼果羅德和新耶路

② 地名，離莫斯科不遠，原是契訶夫買下來住家和養病的地點。——中譯者。
德語：我就要死了。——中譯者。

撒冷修道院去，在亞孔契科夫的可愛的莊園上住了一陣，就回到雅爾達去了。

生活已經耗盡他的體力，可是他的精神並不消滅，天才也不衰退。在那幾年中他寫下了在峽谷裏、三姊妹、主教、新娘、櫻桃園等。

我們初次見面是在一八九八年。在九月九日那天契訶夫來參觀莫斯科藝術劇院排演海鷗，那是最初幾次排演中的一次。我們演員們跟我們熱愛的作家初次會面的時候，那份熱烈興奮是難於形容的，我們深深感到了他的爲人的非常微妙的魔力，他的樸素，他在所謂『教誨和指導』方面的無能。我們不知道跟他說甚麼好，也不知道怎樣稱呼他好……他瞧着我們，時而微笑，時而十分莊重，帶着點忸怩，搖着鬍子，夾上他的夾鼻眼鏡。我們本來以爲作家一到，海鷗的表演的神秘就可以揭開了，不料他對有些問題，簡直不知道該怎樣回答。

人家一問他，他就用奇怪的出乎意外的方式回答，彷彿總有點不貼題似的；我們不知道該怎樣對待他講的那些話才好——把它們看做玩笑呢，還是認真的接受下來。不過這只是一開頭的情形，人只要想一想，就馬上覺得這句彷彿無關大體的話鑽進了人的腦子和心；劇中人物的整個本質好像從一根肉眼看不見的綫索上生長起來了。

比方說，有人問他該怎樣扮演某個人物，『盡您的力量去演好了，』契訶夫回答。又有一

個人請他說明海鷗裏的作家的性格，回答是：『哪，他穿花格褲子。』我們過了很久才習慣作者對我們講話的那種方式。

第二回我看見安東·巴甫羅維奇是在他到隱士飯店來看我們排演沙皇菲奧朵爾的時候，那戲是我們打算在那一季上演的。傍晚，我們在一個還沒有造好的、沒有地板的、又冷又潮的房子裏排演，把蠟燭頭插在酒瓶上算是燈火，演員們穿着大衣。我們排演的是舒伊斯基和高杜諾夫的和解場面；在寒冷、潮濕、黑暗的空場上，既沒有牆壁，也看不見天花板，到處瀰漫着巨大的、陰森的、蠕動的陰影，這時候聽着我們自己的聲音響起來，那光景是動人的，使人興奮的……想到在空蕩蕩的、黑暗的池座裏，我們的『靈魂』，我們熱愛的人，坐在那兒聽我們表演，我們都暗自高興。

第二天，在潮濕的、多雨的天氣裏，安東·巴甫羅維奇動身到南方，到溫暖地帶去了。

冬天，我們上演了海鷗，得到巨大的成功；到一八九九年春天，作者又來莫斯科，我們就單為作者演了這齣戲。那是一個愉快的、美妙的春天，充滿動人的經驗——我們的新劇院的創立（跟別的劇團大不相同），我們在第一個季節裏的成就，各次演出的成功和失敗，我們的

非同尋常的團結，每次公演前我們都會感到的不安和激動。出乎意外，海鷗得到大大的成功，我們高興的感到我們有了我們自己的作家，我們都溫柔的愛他——所有這些，都使我們充滿歡喜和熱情。有一羣參加海鷗演出的演員就跟安東·巴甫羅維奇照了一個相，讓他坐在中央，裝出在給他們唸劇本的樣子。人們已經在談論說，是下一季就要演萬尼亞舅舅了。

那年春天我跟契訶夫熟得多了，而且立刻喜歡他家裏的整個氣氛了。我是在前一年冬天認識他妹妹的。我還記得有一回海鷗上演，維希涅夫斯基領她到我的化裝室裏來。那年春天我跟契訶夫一家人在他們的小小莊園梅里赫沃住了三天，那兒的一切使我完全入了迷：那所正房，契訶夫在裏面寫海鷗的那個小屋，那花園，養着鯉魚的池塘，開了花的菓樹，小牛和鴨子，沿小路散步的鄉村女教師和男教師（我想像得到：那一定是瑪霞）和梅德維簡科在散步）。我喜愛那種和藹、親切、舒適、雋永有趣的談話……

等到戲劇的季節過去以後，我就到高加索去度假期，我的哥哥和他的家人正在那裏消夏。我們最初的信札就是在那時候開始的。在離開莫斯科以前，我答應從高加索轉到克里木去，當時契訶夫正在那邊買下一塊地，蓋房子。我們在信上約定七月二十日在納沃羅西斯克

的輪船上相會，同路到雅爾達去，我住在跟我一家人都親密的司列丁家，他住在海邊的瑪麗諾旅館裏。他每天到奧特卡去監工造房子，吃不到好飯食，因為他根本沒想着吃東西。他累得很。儘管司列丁和我想出各種藉口請他來，想讓他好好吃一頓飯，可是我們很難成功。安東·巴甫羅維奇不愛拜客，也不願在別人家裏吃飯，雖然他很喜歡司列丁一家人。司列丁家素來不拘形跡，殷勤好客，所有音樂界、藝術界、文學界的人都跟他家有來往，例如高爾基、納伊焦諾夫、阿連斯基、瓦斯涅佐夫、葉爾莫洛娃等。

契訶夫買來蓋房子的地方離海洋、碼頭、城市都很遠，除了有幾棵梨樹以外，是名符其實的荒地。

可是經過他的努力，由於他對地上生長出來的一切東西的熱愛，那片荒地漸漸變成了優美茂盛、豐富多彩的花園了。

他親自坐着馬車去監工造房子，看房子漸漸造起來。在城裏，人們常可以看見他在靠海的西納尼書店裏。他很喜歡伊薩克·阿卜拉莫維奇·西納尼和他的家人；這個書店老闆對契訶夫有特別的好感，差不多帶着敬意幫他交涉買地，監工，出主意；遇到契訶夫有甚麼事請託他，他總是帶着動人的爽快去辦。

書店附近有一排凳子，所有到雅爾達來的名流都在那兒相聚，坐下談天：文學家啦、歌唱家啦、藝術家啦、音樂家啦……書店裏有一個本子，所有的名流都在那上面簽過名（西納尼因為所有的名人都上這兒來過而得意）；在書店裏，或者在那排凳子那兒，人可以得到一切消息：從外面的大世界直到這小小的雅爾達，甚麼消息都有。不知甚麼緣故，人們被那排白得耀眼、浴着陽光的海灘吸引着，總想上那兒去呼吸溫暖清香的海上空氣，眯起眼睛眺望一番，對藍閃閃的海水微笑一下；人們也總喜歡跟書店老闆打個招呼，跟他談上幾句，看看書架，有沒有新到的書，打聽一下有沒有新人來，聽一聽無傷大雅的閒話。

到八月，契訶夫和我一同到莫斯科去，坐着馬車一直走到巴赫契薩雷，越過阿伊——彼得里山……坐着安了柔軟彈簧的馬車，呼吸着充滿松樹清香的空氣，用可愛而有趣的「契訶夫氣派」閒談一陣，當南方的太陽逞威，晒得人昏頭昏腦的時候索性打一個盹，那是很愉快的。……坐着馬車走過充滿特別的妖媚和魔力的考斯山谷，也是很愉快的。……

大路離縣立醫院不很遠。門廊上站着一羣人，死命向我們搖手，好像在向我們嚷叫似的……我們只顧談話，聽憑馬車走過去了；我們固然也瞧了一眼，也看見那些人在搖手，可是再也沒有想到那會跟我們有關係，還以為那些人是瘋子呢。事後才知道那些人不是瘋子，原來

是一夥我們認得的雅爾達的醫生，當時在醫院裏會診，極力叫我們停住車……這件事就成了不斷的流傳和訕笑的趣事了。

安東·巴甫羅維奇在莫斯科沒有住很久，到八月底就回雅爾達了。從九月三日起我們開始通信，一直繼續到一九〇〇年藝術劇院決意到克里木去演海鷗、萬尼亞舅舅、霍普特曼的孤獨生活、伊卜生的海達·格勃勒爲止。

我跟契訶夫的妹妹一塊兒在聖週^①到達那裏。那年夏天還在修建中的這所新房子，現在是多麼舒適、多麼溫暖啊！……一切東西，就連頂小的東西也在內，都使我感覺興趣；安東·巴甫羅維奇喜歡走來走去，領人看各種東西，還講到目前雖然沒有、將來却會有的種種東西；他對花園和菓樹的栽培特別熱心……

由妹妹瑪麗亞·巴甫羅芙娜幫忙，他畫了一個花園的草圖，記下甚麼地方該種樹，甚麼地方該擺椅子，向俄羅斯全國各地訂購樹木和灌木，用梨樹和蘋果樹排成圍牆，結果他的桃子、杏子、櫻桃、蘋果、梨子都大大的豐收了。他帶着溫柔的關切照料一棵使他聯想到俄羅斯北

① 基督教復活節的前一個禮拜——中譯者。

部的樺樹，他給不攀附在物體上的薔薇剪枝子，很喜歡它們，他還在自己所喜愛的一把椅子旁邊種了一棵有加利樹。可是不幸，有加利樹和樺樹都沒有長好：有一回起了風暴，一陣風來吹斷了那棵樺樹的脆弱的樹幹；當然，這種樹在陌生的土壤上不能發展天然的力量和抵抗的力量。林蔭路兩旁的金合歡卻長得快，快到不能叫人相信，它們長得高大而柔軟，可是小風一來，它們好像胆怯了，垂下了頭，過後卻又挺直了身體，它們的動作顯得神祕、慌張、哀傷。……契訶夫從他書房的法國式大窗子裏永遠可以看見它們。……另外還有日本樹，樹頂宏大，長着紅葉的李子樹，高大的紅醋栗樹，葡萄藤，扁桃樹，金字塔式的白楊樹——所有這些，在契訶夫的關心照料下，都長得好，長得特別快。唯一的困難是經常缺水，直到奧特卡和雅爾達聯上通了水管，才算解決。

早晨，安東·巴甫羅維奇通常總是坐在花園裏，帶着他的侍從：兩條雜種狗，牠們原是野狗，多承契訶夫的好意，很快就把這裏看做了家，此外還有兩隻仙鶴。那兩隻仙鶴剪短了翅膀，總是跟着人走，却又不准人碰牠們。牠們跟着門人兼園丁阿爾謝尼特別要好，他一出門，牠們就垂頭喪氣。這所房子裏的人只要聽見那兩隻灰色的鳥尖叫起來，看見牠們蹣跚着像是華爾茲一樣的古怪舞步表示高興，就準知道阿爾謝尼從城裏回來了。

當時高爾基也住在雅爾達，他的名望一天天高起來，增長得跟烟火那麼猛，那麼燦爛。他常來探望契訶夫，給我們講他的流浪生活，講得十分迷人而且生動。他本人和他對我們所講的一切，都那麼新奇別致，我們往往坐在書房裏一聲不響的聽下去，聽下去。

那個聖週（我的假期）在那安靜舒適的環境裏很快就過去了；我得趕到塞瓦斯托波爾去，當時藝術劇院就在那兒。我記得在經歷了契訶夫一家人的溫暖和親切以後，獨自住在旅館房間裏，況且又是在復活節傍晚，我感到多麼寂寞啊……可是我們得馬上工作起來；安東·巴甫羅維奇來了，生活重又熱鬧起來……那就像過春節一樣。

我們到雅爾達去了；在那兒，歡樂的氣象越發燦爛，我們幾乎給許許多的花悶死了。……這種歡樂的頂峯是好客的達達里諾娃太太的盛大宴會，她對我們這年青的劇院感到濃厚的興趣，對創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青柯不知該說甚麼樣的仰慕的話才好。男女演員常到契訶夫家去，在那兒吃飯，到花園裏去蹣跚，或者坐在他那安適的書房裏——安東·巴甫羅維奇多麼高興啊！他十分喜愛充滿歡笑和活動的生活，當時我們正是充滿希望，興致勃勃，非常快活！

我捨不得離開南方，太陽，契訶夫歡樂的氣氛……可是我得回莫斯科去排戲。不久，安

東·巴甫羅維奇也到莫斯科來了；雅爾達，在我們這個劇團把生氣和活躍帶給它以後，現在使他覺得空空洞洞了，可是在莫斯科他的身體又受不住，很快就回南方去了。

五月末，我跟母親一塊兒到高加索去。在梯夫里斯——巴統的火車上當我碰見正在到巴統去的契訶夫、高爾基、瓦斯涅佐夫、阿列興醫生時，我是感到多麼意外，多麼高興！我們一塊兒旅行了六個小時，到米哈益洛沃火車站我就跟母親下去換車了。

七月間，我住在雅爾達契訶夫家裏。

到八月底我告辭，回莫斯科以後，我們的通信重又開始，直到十月二十三日安東·巴甫羅維奇帶着劇本三姊妹來到莫斯科為止。十二月中，他到尼斯去了，在那邊住了三個月。在這段時期裏他很關心三姊妹排演的進展情形。

在莫斯科他看過死者復生的演出；契訶夫對伊卜生的作品採取一種苛刻的、譏誚的態度——他認為那些作品頭緒紛繁，矯揉造做，書生氣太重。他也相當反對我們上演奧斯特羅夫斯基的白雪公主；他說我們現在還不該演這種戲，應該只限於演孤獨生活那類的戲。四月初，我到雅爾達去做了短時期的盤桓。

五月中安東·巴甫羅維奇來到莫斯科。五月二十二日我們結婚；沿着伏爾加、卡瑪、白河，到了烏發，那兒離阿胡奧諾沃療養地只差六個鐘頭的火車行程。半路上，我們在尼日尼·諾符果羅德停下來，拜訪高爾基，當時高爾基被警察嚴禁離開那個城。聽從宋爾高波洛夫醫生的勸告，我們在卡瑪河的一個名叫『醉市』的碼頭上改乘另一條輪船——這件事做錯了；我們得等二十四小時，睡在離碼頭有幾哩遠的一個農民草屋裏的地板上；而且我們不能睡着，因為到烏發去的輪船說不定甚麼時候來。夜裏，清早，我好幾回出去等輪船。那個遠離一切文明的夜晚，那個充滿沉靜的莊重、神祕的美麗、深遠的意義的莊嚴恬靜的夜晚，以及平靜的黎明，給安東·巴甫羅維奇留下了巨大的印象；在他寫下難感的札記裏，就提到了『醉市』。

在阿胡奧諾沃，契訶夫很喜歡當地的風景，下午六點鐘以後草原上的長影、畜羣裏的馬嘶，他喜歡花，喜歡焦瑪河（這條河是阿克薩科夫的讀者所熟悉的），有一回我們還到那條河上去釣過魚。療養院座落在一個美麗的橡樹林裏，可是設備簡陋，他在那兒住得不會舒適。我們爲了買枕頭，甚至不得不到烏發去。安東·巴甫羅維奇起初覺得馬奶酒好喝，可是不久就喝膩了；我們沒有住滿六個禮拜，就取道薩瑪拉，沿着伏爾加河到察里津，再到諾沃羅西斯克，最後回到雅爾達。

從那時候起，他的生活就在莫斯科和雅爾達兩個地方分着度過，我們不斷的分離，又不斷的在莫斯科的庫爾斯克車站，在塞瓦斯托波爾見面。他不能不住在雅爾達，可是他的心嚮往莫斯科。他要更接近生活一些，好觀察它，感覺它，捲到它裏面去；他一心想見到人們，因為雖然他們的談吐有時候會使得他厭倦，可是沒有他們，他又沒法生活，凡是來看他的人，他總不忍心拒絕不見。

在雅爾達，起初吸引他的是他的房屋的建築、花園的培植、生活環境的佈置，後來他就住慣那地方了，不過還是管它叫做『溫暖的西伯利亞』。他老是想到莫斯科去，想跟劇院接近一點，想跟演員們在一塊兒，想看他們排演，跟他們說笑，看他們公演；他喜歡在彼得羅甫卡和庫茲尼茨基散步，觀看商店和人羣。可是等到莫斯科的生活正好到了一年當中的高潮的時候，他却不能不離開它，走了。直到一九〇三年，醫生才准許他在莫斯科過冬，他看到真正的莫斯科冬天和雪，親自來看排演，他是多麼喜歡和高興啊！他穿着新的皮大衣，戴着獺皮帽，却快活得跟小孩子一樣！

那年冬天我們在莫斯科附近找一塊土地和一所小房子，好讓他在以後的冬天也可以在他所喜歡的莫斯科附近度過（誰也沒想到他的結局已經很近了）。二月裏，有一天，天氣